

## 朝鮮戰爭初期蘇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 以中俄解密檔案為基礎的研究

沈志華\*

中國出兵朝鮮和蘇聯空軍參加朝鮮戰爭作戰，構成了中蘇共同援助朝鮮及蘇中朝三角同盟形成的基礎。近年來披露的中國和俄國檔案，為揭開這一歷史謎團提供了大量文獻證據。在朝鮮戰爭初期，美國參戰，迫使中蘇兩國領導人都想到了中國出兵的問題。為此，史達林承諾蘇聯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地面部隊，卻沒有說明出動的時間和方式；仁川登陸前，毛澤東就想派兵參戰以便儘快結束戰爭，但史達林並不急於使用中國軍隊，因為這涉及到蘇聯出動空軍及其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在三八線被突破的危急時刻，毛澤東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史達林擔心蘇聯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也懷疑毛澤東出兵的誠意和效果，故拒絕出動空軍；中國志願軍毅然出動並獨自與美韓軍隊作戰後，蘇聯空軍也隨即投入了戰鬥，不僅保護中國領空，而且越過鴨綠江為志願軍後方提供掩護；關於蘇聯空軍參戰，史達林堅持不變的原則是：無論是否越過鴨綠江，蘇聯空軍只在後方活動而絕不進入前線配合中國地面部隊作戰。從中國出兵和蘇聯空軍參戰的過程可以看出，中、蘇、朝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這一同盟的基礎也十分脆弱。

關鍵詞：朝鮮戰爭，蘇聯空軍參戰，中國出兵朝鮮，中蘇同盟

---

\* 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教授。

自冷戰結束以來，關於朝鮮戰爭的歷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新局面，即隨著俄國和中國大量檔案文獻的問世，研究者開始把注意力集中於鐵幕另一邊發生的故事：戰爭爆發後，蘇聯、中國、朝鮮之間的同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他們建立的怎樣一個聯盟。而研究這個問題，主要有兩條線索——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過程和蘇聯對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過程。這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展現出這一同盟內部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

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的客觀後果，使朝鮮戰爭實質上成為中美之間的一場大戰，朝鮮半島變成了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和衝突的戰場，而且最終確定了遠東和亞洲的冷戰格局。因此，對於中國出兵朝鮮決策及過程的研究，成為朝鮮戰爭史和冷戰史中最令學者感興趣的題目之一。<sup>1</sup>

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蘇美兩國空軍曾在朝鮮戰爭中對陣廝殺的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sup>2</sup>在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歷史中，這是美蘇之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對面的戰爭行為，儘管雙方都心照不宣地把這一事實隱瞞了四十多年。<sup>3</sup>而蘇聯空軍的出動，則與中國的出兵決策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雖然十幾年來研究者已經對這些問題展開了諸多討論，但由於檔案文獻

---

<sup>1</sup> 這方面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見：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修訂本)。

<sup>2</sup> 相關的研究，最早的研究依據主要是口述史料，見Jon. Halliday, *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 William J. Williams, eds., *A Revolutionary War: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3), 149-170。後來俄國學者零星地披露了一些檔案資料，見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с.121-146。根據這些資料，筆者曾寫了一篇論文，見〈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北京，2000)，頁69-74。後來，美國出版了一本專門討論朝鮮空戰的專著Zhang Xiaoming, *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2002)。

<sup>3</sup> 實際上，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在1950年11月27日就推斷，「如果聯合國空軍攻擊滿洲的目標」，蘇聯極有可能秘密參戰(Fiche 22, Item 100, NIE 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S.)1952年7月30日，中情局更根據「大量跡象」斷定，蘇聯「廣泛地參加了敵人的空戰」(Folder: PSF Intelligence File, NIE-55/1, Truman Library)。

的不足，給人造成了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就連接歷史過程的鏈條來看，斷裂的地方頗多。最近幾年，中俄兩國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進一步披露出來，使得研究者可以對上述問題給出比較明確的答案，可以對這段歷史過程進行比較完整的描述了。

## 一、史達林要求中國為朝鮮負責任

1949年2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A.I. Mikoyan)秘密訪問西柏坡，是中共與蘇共高層的第一次會晤和溝通，這次會面的結果為中蘇同盟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也為蘇中朝的未來同盟打下了基礎。在2月3日談到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合行動時，毛澤東建議在中國局勢穩定後，應該儘快成立像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那樣的共產黨亞洲國家局(Бюро компартий 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對此，米高揚當即提出，按照蘇共中央的意見，中共不應參加現在的共產黨情報局，而應建立以中共為首的共產黨東亞國家局(Бюро компартий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最初可以由三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組成，以後逐步吸收其他政黨。毛澤東隨後問到，是否可以就成立情報局的問題與日本和朝鮮共產黨進行聯繫，米高揚也當場表示同意。<sup>4</sup>接著，劉少奇6-8月對莫斯科的秘密出訪，進一步加快了中蘇結盟的步伐。<sup>5</sup>在與劉的會談中，史達林(J.V. Stalin)明確提出了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工問題，他希望中國今後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多擔負一些責任，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和革命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它們參考和吸取。史達林說，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咱們兩家來個分工：你們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在這方面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史達林還說，馬克思和恩格

<sup>4</sup> 1949年2月3日米高揚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9，оп.1，д.39，л.47-53，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62-66.

<sup>5</sup>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77-105。

斯逝世以後，西方的社會民主運動停滯了下來。革命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而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你們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sup>6</sup>這既是史達林對毛澤東寄予的信任和希望，也是中蘇同盟賦予中共的責任。而這一點，很快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體現出來。

1950年1月底史達林突然改變主意，決定同意金日成(Kim Il-sung)對朝鮮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計畫，並召他來莫斯科密談。<sup>7</sup>在4月的會談中，史達林最終批准了金日成發動戰爭的計畫，其前提是他相信了金日成的估計：美國不會或來不及對戰爭進行干預。不過，史達林反覆向金日成強調了兩點：第一，這個計畫必須徵求毛澤東的意見，必須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實施，因為毛澤東對東方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是不會出面幫助朝鮮的，那時只能依靠中國的援助。<sup>8</sup>出於革命的理念，毛澤東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金日成採取軍事手段奪取南朝鮮，甚至認為只有通過武力才能實現朝鮮的統一。但毛澤東希望朝鮮不要急於發動進攻，而應該等到中國完成統一大業後再採取行動，以便能夠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此時的金日成已經躊躇滿志，在得到史達林的認同後，朝鮮已經不再需要中國的援助，「因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經得到了滿足」。<sup>9</sup>

5月13日，金日成按照史達林的要求前往北京徵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對莫斯科已經為朝鮮開放綠燈的說法表示懷疑，當即中斷會談，派周恩來連夜召見蘇聯大使羅申(N.V. Roshchin)，要求史達林本人給予證明。<sup>10</sup>第二天，

<sup>6</sup> 劉少奇致中共中央電，1949年7月27日；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12；*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с.78-79.

<sup>7</sup>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33-142。

<sup>8</sup> 有關的檔案尚未披露，這裡依據的主要是當事人的回憶。見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143-145；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Eulyoo Publishing Co., 1991), 105-106.

<sup>9</sup> 科瓦廖夫致史達林電(1949年5月18日)，АППФ, ф.45, оп.1, д.331, л.59-61；伊格納季耶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4月10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98-99；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АВПРФ, ф.0102, оп.6, п.22, д.49, л.49-67.

<sup>10</sup> 羅申致史達林電(1950年5月13日)，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3, л.100-103.

史達林回電說，他已經同意了金日成的計畫，但如果中國不同意，這個問題可以重新討論，最後的決定必須由中國和朝鮮自己做出。<sup>11</sup>接到史達林的電報後，毛澤東只得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意見。他說，他本來想讓朝鮮人在中共佔領了臺灣以後再進攻南方，以便給予朝鮮充分的援助。但既然金日成決定現在就進攻，而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願意提供幫助。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不要貪圖佔領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國人參戰，那麼中國將會派自己的軍隊幫助朝鮮，而且現在就可以向中朝邊境調去軍隊。金日成認為，美國人在遠東並未做好戰爭準備，既然他們沒有干涉中國的內戰，也就不會在朝鮮採取行動。金日成對中國的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並一再保證朝鮮人民軍能依靠自己解決朝鮮問題的。<sup>12</sup>

上述過程表明，發動朝鮮戰爭最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張，但史達林最後還是把責任推到了毛澤東的身上。而金日成則充滿信心地認為，美國不會參戰，因此也不需要中國的說明。這就是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干預，鐵幕這一邊的聯盟很可能是沒有中國參與的。然而，戰爭剛剛爆發，美國便參戰了。美國不僅參與了朝鮮戰爭，而且宣佈「臺灣地位未定」，並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過去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台政策，阻止了中共發動攻佔臺灣的戰役。研究表明，這是一種誤會。到 1949 年底美國對華政策仍然處於「等待塵埃落定」的搖擺之中，涉及臺灣問題，五角大樓堅持認為必須保衛臺灣這一重要的軍事戰略基地，不能讓共產黨政權占為己有。國務院則提出問題的核心在於「防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如果能以臺灣換取中國新政權脫離莫斯科的控制，美國在亞洲豈非

<sup>11</sup> 史達林致毛澤東電(1950年5月1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5.

<sup>12</sup> 羅申致史達林電(1950年5月14日), 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ф.558, оп.11, д.334, л.5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94-95; 羅申致史達林電(1950年5月15日)//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с.30-31; 羅申致史達林電(1950年5月16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60-61// 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ПЭ, 2000, с.69-70. 另見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145.

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灣更為明顯的戰略優勢？這一爭論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在毛澤東訪蘇、中蘇正在艱苦地談判同盟條約的時候，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採取國務院提出的放棄臺灣以拉攏中共的方針。1月5日杜魯門(H. Truman)的聲明和1月12日艾奇遜(D. Acheson)的講演公開表明了美國的這一政策取向。然而，中蘇同盟條約很快就發表了，這一事實導致美國逐漸改變了其遠東政策。到朝鮮戰爭爆發前夕，美國軍方和國務院在保護臺灣和朝鮮半島及單獨簽訂對日和約三個問題上均取得了一致看法。6月24日國防部長詹森(L.A. Johnson)和參謀長聯繫會議主席布萊德雷(O.N. Bradley)就是帶著「保台意見書」從東京返回華盛頓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便宣佈介入戰爭和「臺灣地位未定」。<sup>13</sup>所以，改變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原因不是朝鮮戰爭，而是中蘇同盟，戰爭的爆發只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宣示新政策的機會和藉口。不過，美國對臺灣立場的改變，確實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參與戰爭的過程。因為這不僅激發了毛澤東對美國的憤怒和仇恨，而且為中共軍隊北上援助朝鮮提供了客觀可能性。<sup>14</sup>

## 二、史達林承諾將調用蘇聯空軍

朝鮮戰爭爆發後，令史達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國立即採取了干涉政策，並首先投入了空軍和海軍部隊。<sup>15</sup>美國參戰後立即給朝鮮人民軍造成了重大損失，首當其衝的就是空軍和海軍。據蘇軍總參謀部報告，開戰僅僅幾天，到7月3日，朝鮮已有36架飛機和5艘艦艇被擊毀。<sup>16</sup>這時史達林便意識到，戰事的發展很可能是不會順利的，他需要考慮如何對朝鮮增加軍

<sup>13</sup> 詳見沈志華，〈朝鮮戰爭與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收入沈志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53-75；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動關係〉，《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北京，2005.09），頁172-188。

<sup>14</sup> 詳見沈志華，〈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成敗〉，《二十一世紀》，2000年第10期（香港，2005.10），頁81-94。

<sup>15</sup> 關於蘇朝領導人戰前對美國立場的估計，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47-158。

<sup>16</sup> ЦАМО 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 ф.16, оп.3139, д.17, л.37.

事援助的問題，只是這種援助不能直接來自莫斯科。

戰前蘇聯的援助主要在於訓練朝鮮軍隊、提供武器裝備和制定作戰計畫，而史達林絕對禁止蘇聯軍人越過三八線、直接介入戰爭。例如，戰爭爆發前 5 天，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T.F. Shtykov)報告說，因進攻和登陸需要，金日成要求為已經抵達朝鮮的兩艘艦艇提供 10 名蘇聯駕駛員和顧問。莫斯科立即答覆：拒絕這些要求，以免為美國進行干涉提供藉口。<sup>17</sup>在進攻開始時，史達林還下令召回了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雪夫(N.S. Khrushchev)詢問其中的原委，史達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sup>18</sup>正是由於缺乏蘇聯顧問的指導，繼續南進的朝鮮軍隊完全處於混亂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請求史達林批准給人民軍每個軍團派兩名蘇聯顧問，並希望軍事顧問團與前線司令部一起赴漢城，並常駐司令部。<sup>19</sup>對於派遣蘇聯顧問的請求史達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覆說瓦西裡耶夫「住在平壤更為適宜」。<sup>20</sup>儘管後來在金日成的直接請求下，史達林答應可以派一些蘇聯顧問進入朝鮮境內，但他明確指出，這些顧問只「派到前線司令部，而不是戰鬥部隊」，而且他們是「作為《真理報》記者」而不是作為軍人派去的。<sup>21</sup>史達林腦子裡想的是在必要時由中國軍隊提供援助。當然，何時以及如何提供這種援助，還要看戰局的發展。

美國參戰也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關注。7 月 2 日周恩來召見蘇聯大使羅申，要求向蘇聯政府通報中國領導人對朝鮮形勢的判斷，並指出，為了防止美軍登陸，朝鮮人民軍應當加速南進，攻佔南方的港口，並在仁川(Inchon)等地建立起強大的守衛部隊。周恩來強調，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那麼中國軍隊將以志願軍的方式並穿著朝鮮人民軍的制服與美軍作戰。為此，中國將

<sup>17</sup>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 №26, с.29;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с.33-34.

<sup>18</sup> 參見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25-26; 赫魯雪夫著，張岱雲等譯，《赫魯雪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534。

<sup>19</sup>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05-107, 136-139.

<sup>20</sup>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40.

<sup>21</sup>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43-144;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с.29.

在瀋陽地區集中 3 個軍，兵力 12 萬人。最後，周恩來詢問，蘇聯空軍能否確保對這些部隊的空中掩護。<sup>22</sup>實際上，中國的東北邊防軍是在幾天後才正式決定組建的，並限令 8 月 5 日前完成集結。<sup>23</sup>周恩來在做出正式決定之前這樣說，顯然是有意讓史達林知道，中國領導人是願意幫助朝鮮的，但同時也要讓史達林明白，中國希望蘇聯出動空軍予以配合。<sup>24</sup>

史達林對此立即做出了反應。7 月 5 日史達林回電：「我們認為，立即集中 9 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這個作法是正確的。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sup>25</sup>由於沒有接到中國的進一步消息，7 月 13 日史達林再次請羅申轉告周恩來或毛澤東：「我們不清楚你們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 9 個中國師。如果你們已作出這樣的決定，那麼我們準備給你們派一個配備 124 架噴氣式戰鬥機的航空師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後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sup>26</sup>這兩個檔表明，為了催促中國下決心並儘快做好出兵朝鮮的準備，史達林當時明確承諾，蘇聯除願意幫助中國培訓空軍、向中國提供空軍裝備外，也將向「進入北朝鮮作戰」的中國部隊提供空中掩護，也就是說，蘇聯空軍將與中國陸軍並肩作戰。<sup>27</sup>需要注意的是，史達林在這裡預設了一個條

<sup>22</sup>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35-37.

<sup>2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冊1，頁428。

<sup>24</sup> 還在朝鮮戰爭爆發前，蘇聯空軍就已經進駐中國。1950年2月6日國民黨飛機轟炸上海後，應毛澤東的請求，史達林派出巴季茨基(Batitskii)中將率領的一個防空集團軍開赴徐州和上海佈防。參見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 1949-1952,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5, с.32-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冊1，472；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9；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3, с.139-141.

<sup>25</sup>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79.

<sup>26</sup>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5. 關於中國的反應和安排，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冊3，頁61-69，頁90-91。

<sup>27</sup> 俄國學者大多同意這個判斷，見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100-101; Alexandre Y. Mansourov,

件，即中國出兵(當然也是蘇聯空軍出動)的時機——「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

### 三、莫斯科並不急於讓中國出兵

美國空軍的轟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緊張狀態。7月7日金日成約見什特科夫，再次請求蘇聯軍事顧問儘快進駐漢城，並參與各軍團的軍事指揮，否則人民軍將面臨「失敗」和「崩潰」。金日成還說，他接到大量電話，講的都是美軍空襲所造成的嚴重破壞，包括鐵路樞紐和多座橋樑被摧毀。據什特科夫觀察，金日成自戰爭爆發以來，第一次顯得「心緒煩亂，且帶有些許沮喪」。<sup>28</sup>史達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國，他在7月8日的電報中指示羅申，請毛澤東儘快派出代表與朝鮮聯繫。<sup>29</sup>

實際上，中國此時正在進行積極的準備。在中國部隊大規模向東北集結的同時，中國領導人也在加緊入朝作戰的籌畫。7月12(或13)日，周恩來告訴金日成，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對朝鮮的干涉，中國政府準備在這場戰爭中盡可能地向朝鮮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說明。同時，希望向中國「提供比例尺分別為1比10萬、1比20萬、1比50萬的朝鮮地圖各500張，並通報朝鮮前線戰況」，還要求「儘快送來朝鮮人民軍軍服的樣品」。金日成及時地向蘇聯大使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提出，「既然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Lee Syngman)一邊參加了戰爭，那麼，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但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這個問題。<sup>30</sup>

7月19日金日成又向蘇聯使館報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與毛澤東會談的情況：毛澤東認為美國將長期參戰，並會在朝鮮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澤東建議金日成「命令部隊停止向敵人進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還「答應給朝

---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6-7 (Winter, 1995/1996), 105.

<sup>28</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193-194.

<sup>29</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2.

<sup>30</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03-305.

鮮 30000 支步槍，2000 挺手提機槍，200 挺重機槍，300 門 81 毫米迫擊炮和 1000 匹騾子。所有這些物資將於 7 月 25 日起運」。金日成還通報：為瞭解朝鮮戰局情況，毛澤東本想派周恩來前往朝鮮，但由於乘飛機很困難，只好請金日成派軍事代表去中國。毛澤東還說，如果朝鮮需要援助，中國「可以派自己的軍隊去朝鮮。中國方面已為此準備了 4 個軍，共 32 萬人」，並希望金日成於 8 月 10 日以前通報自己的意見。當金日成詢問莫斯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時，什特科夫答覆：一無所知。金日成又說，他原以為毛澤東可能已同史達林協商過此事，沒有想到這只是毛澤東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對此毫不知情。蘇聯大使在電報中要求莫斯科儘快提出對中國出兵問題的看法，以便日後答覆金日成。<sup>31</sup>史達林對此一直沒有回答。看起來，不到危急時刻，莫斯科並不想讓中國軍隊介入戰爭。經過幾次試探後，金日成也明白了史達林的這種考慮。

7 月 18 日莫斯科收到蘇聯使館關於朝鮮局勢的長篇綜合報告，其中心意思是朝鮮領導人和居民已經擺脫了最初的恐慌情緒，並恢復了勝利的信心。報告說，在剛遭到美國空軍的襲擊時，朝鮮人擔心沒有蘇聯和中國的武裝援助，就無法戰勝美國武裝干涉者。不過，隨著人民軍向南推進，特別是 7 月 5 日和 11 日與美國部隊交戰並給對方以重創、俘虜大批美國士兵後，「人民的戰鬥精神又重新振作起來」。積極要求上前線的人數急劇增長，幾天內就組建了 74.5 萬人的志願兵部隊。被解放的城市，尤其是漢城，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權機構，動員了地方資源來幫助前線。人民軍隊的勝利還促使南方遊擊隊運動再次活躍起來。報告的結論是，朝鮮人恢復了迅速取得最終勝利的信心。<sup>32</sup>8 月，駐朝使館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樣結論的報告，只是附帶提到，朝鮮的幹部和群眾對於蘇聯未能及時派遣空軍阻止美國飛機的轟炸流露出不滿情緒。<sup>33</sup>顯然，鑒於對戰局發展的樂觀估計，史達林

<sup>31</sup>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52-355.

<sup>32</sup> АВПРФ, ф.0102, оп.6, п.21, д.47, л.29-40.

<sup>33</sup> АВПРФ, ф.0102, оп.6, п.21, д.48, л.109-169.

決定暫不需要中國出兵。另一方面，毛澤東表現出來的出兵朝鮮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史達林的疑慮——中國出兵的一種後果就是擴大其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對蘇聯是不利的。<sup>34</sup>

毛澤東確實在認真考慮出兵的問題，特別是在得到蘇聯提供空軍援助的許諾之後。7月22日，毛澤東答覆史達林7月13日電說：「對於你們用以掩護我軍的一個噴氣式飛機師，我們擬將其配置在瀋陽地區，其中兩個團配置在鞍山，一個團配置在遼陽，這將有助於在我駐安東地區混成航空兵旅各殲擊機航空團的配合下完成對我軍及瀋陽、安東、撫順工業區進行掩護的任務。」同時，毛澤東還談到了對於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工作安排，計畫到1951年3-4月間完成接收蘇聯兩個航空師全部武器裝備及改裝訓練的工作。對此，蘇聯表示完全同意。<sup>35</sup>其實，在此前一天，即7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已經做出相關決議。根據這個決議，7月22日，蘇聯軍事部長華西列夫斯基(A.M. Vasilevskii)指示在華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S.A. Krasovskii)和巴季茨基(P.F. Batitskii)，將駐防上海地區的巴季茨基部隊的全部飛機交給中國。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團軍建制取消，裝備全部轉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區等待改裝訓練的中國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蘇聯第151殲擊航空師便已最後完成在瀋陽、遼陽、鞍山等地的集結任務。<sup>36</sup>

或許是因為中國出兵的建議遲遲沒有得到朝鮮的答覆，毛澤東決定通過另一條管道向莫斯科提出這一設想。8月19日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在北京協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蘇聯哲學家尤金(P.F. Iudin)院士談到朝鮮戰事。毛澤東講到了事情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如果美國人在朝鮮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麼他們不久就可能被趕出半島而再也不會回來。但是，如果美國決心要在朝鮮取得勝利，那麼他們就需要有30-40個師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下，

<sup>34</sup> 在上述兩封電報及其他政治報告中，大使館都重點彙報了蘇聯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問題，可見莫斯科對此問題的關注。

<sup>35</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8-89, 90.

<sup>36</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2;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8-89; *Набо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3, с.141.

僅靠北朝鮮人就無法對付了，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如果進行這種援助，就可以消滅美國的這 30-40 個師。而這個方案如能實現，將會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對蘇聯和中國都有利。<sup>37</sup>毛澤東這番話當然是說給莫斯科聽的。<sup>38</sup>然而，史達林卻不為所動。

#### 四、金日成期待來自國際的空軍援助

8 月中旬以後，人民軍的進攻在洛東江(Naktong R.)一線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現出焦急和失望情緒。8 月 19 日，金日成的私人秘書、蘇籍朝鮮人文日(Mun Il)受其委託去見什特科夫。文日說，臥病在床的金日成對於前線部隊因遭受美國飛機不間斷的集群式轟炸而被迫放棄進攻一事「憂心如焚」，情緒極為沮喪。「金日成請求派遣國際空軍來為朝鮮人民軍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否則部隊戰鬥的條件就太困難了」。由於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繼續採取回避的態度，並建議朝鮮人民軍「迅速補充部隊兵力，把後備部隊投入戰鬥，以便儘快向前推進」。什特科夫還報告，「近期金日成情緒有些壓抑」，對人民軍「能否在前線堅持下來有些擔心」。<sup>39</sup>由於朝鮮空軍損失嚴重，無法對敵作戰，<sup>40</sup>金日成只能期待來自蘇聯的空軍援助。

8 月 26 日，金日成通過電話向蘇聯大使通報，根據他所掌握的情報，美國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Suwon)地區實施登陸。朝方擬採取必要措施來加強上述地區的防務。當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對什特科夫說，他「仍然想提出請中國同志派軍隊援助朝鮮的想法，因為人民軍目前的前線狀況太困難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對此的意見，並提到他幾次想給史達林寫信。金日成還表示，要把這一問題提交勞動黨政治局討論。看到什特科夫無意談論這

<sup>37</sup>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45, 47.

<sup>38</sup> 關於中國的出兵意圖，這裡講述的只是毛澤東向蘇聯和朝鮮表示的意見，至於中國在國內動員和部署參戰的情況，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69-176。

<sup>39</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621-623.

<sup>40</sup> 截止到8月24日，朝鮮人民軍空軍損失殲擊機和強擊機109架，僅存戰鬥機36架。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7, л. 126.

個話題，文日連忙改口說，上述問題都是他自作主張說的，金日成並沒有請他談這些問題。什特科夫報告說，最近一個時期，金日成越來越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沒有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徵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來幫助朝鮮。但這次通過文日刺探口風後，金日成再未提起過這一問題。<sup>41</sup>金日成在這裡所說的美國打算在仁川登陸的情報，很可能是中國人提供的。毛澤東在 1950 年 10 月 2 日起草的致史達林電中曾寫道：「還在今年 4 月間，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時候，我們就告訴他，要嚴重地注意外國反動軍隊侵略朝鮮的可能性。7 月中旬、7 月下旬和 9 月上旬，我們又三次告訴朝鮮同志，要他們注意敵人有從海上向仁川、漢城(Seoul)前進切斷人民軍後路的危險。」<sup>42</sup>毛澤東這樣做無非是根據經驗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勝利，此時必須要靠中國軍隊的援助。9 月初，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東北邊防軍的兵力計畫增加到 70 萬人，另有補充兵員 20 萬人，同時加強了武器裝備。<sup>43</sup>中國這樣做無疑是爲了防備美國可能採取的行動。

史達林無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決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國際援助的要求。在 8 月 28 日的電報中，史達林首先告訴金日成，「聯共(布)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被趕出朝鮮」。接著，史達林又安慰說，「不要因爲在與外國干涉者的鬥爭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勝利有時也會伴隨著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這樣的戰爭中是沒有連續勝利的。」史達林最後答應金日成，「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sup>44</sup>直接聽到史達林的意見後，金日成「感到非常高興，多次表示感謝」，並一再強調這封信非常重要，應該向政治局委員傳達。顯然是爲了解脫自己，金日成解釋說，「有些政治局委員情緒不對頭，瞭解這封信的內容對他們有好處」。<sup>45</sup>完

<sup>41</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7, л.666-669.

<sup>42</sup> 轉引自逢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北京，2000)，頁39。

<sup>43</sup>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頁247-251。

<sup>44</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5-6, 10-11.

<sup>45</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12-13.

全領會了史達林的主張後，金日成便不再考慮請中國提供援助的問題，而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莫斯科了。<sup>46</sup>

然而，史達林此時變得更加謹慎了，他不僅沒有及時向朝鮮提供空軍援助，就連原來已經確定的為中國軍隊提供掩護的任務也停止執行了。8月28日，華西列夫斯基報告，鑒於8月27日美國飛機對中國東北的居民點和火車站實施了空襲和掃射，軍事部請求允許讓已經集結在那裡的第151殲擊航空師承擔起為東北邊防軍提供空中掩護的戰鬥任務。報告要求批准給師長別洛夫(Belov)下達的命令草案。但是，部長會議副主席布林加甯(N.A. Bulganin)第二天只在該檔上批示：「退還 A.M.華西列夫斯基」，便沒有下文了。8月31日，華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報告，詢問「是否有必要命令第151殲擊機師在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同時，還能夠為該地區的人民解放軍提供空中掩護」，並說明這項任務是根據(蘇聯)政府的決定提出的。這一次，布林加甯乾脆在報告上直接用筆勾掉了所詢問的幾句話。<sup>47</sup>布林加甯這樣做，顯然是經過史達林允許，甚至很可能就是史達林授意的。

不僅如此，史達林還決定抽調部署在瀋陽地區的空軍兵力而加強旅順海軍基地的力量。根據9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軍事部命令，第151殲擊航空師於1951年2月1日結束在瀋陽地區對中國飛行員的再培訓工作後，將其兩個團及指揮機關調至旅順基地，與10月6日從符拉迪沃斯托克調來的第303航空師第177團和一個航空機械營，共同組建一個新的米格15殲擊航空師。<sup>48</sup>在華蘇聯空軍的這次調動命令，顯然與9月4日美國飛機圍攻並擊落旅順基地正在空中訓練的轟炸機事件有關。<sup>49</sup>這充分表明史達林

<sup>46</sup> 關於金日成在仁川登陸前拒絕中國援助的情況，詳見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9-24.

<sup>47</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2, 4-5.

<sup>48</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70-171.

<sup>49</sup>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50год,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214-216; F. 斯通著，南佐民等譯，《朝鮮戰爭內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131。

對旅順港地位的重視，<sup>50</sup>而對於將要出國作戰的中國軍隊的掩護，這時已經不在蘇聯空軍的任務日程表中了。不過，急劇變化的朝鮮戰局打亂了史達林的這一部署。

## 五、毛澤東急於出兵援助朝鮮

從9月14日到18日，史達林不斷接到戰報：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朝鮮局勢發生重大變化。<sup>51</sup>對於朝鮮局勢的突然變化，中國領導人立即做出了反應。9月18日，周恩來召見了羅申和軍事顧問科托夫(Kotov)、孔諾夫(Konov)。周恩來不滿地指出，朝鮮很少在軍事問題上向中國提供情報，中國曾嘗試派一些軍事技術幹部去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畫，也不瞭解戰場的真實情況。根據官方公佈的消息，周恩來建議，如果朝鮮缺少足夠的預備隊(10萬人)，就應該將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擊集團，等待決戰時使用。周恩來還以毛澤東的名義請求蘇聯政府提供更為準確的情報。最後，周恩來不無用意地指出，由於沒有做長時間、大規模戰爭的準備，現在西方國家非常擔心蘇聯和中國可能參與朝鮮的軍事衝突。「應當利用這種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從這方面講，中國軍隊由南方向東北調動，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來請求把這些意見儘快通知蘇聯政府並給予答覆。<sup>52</sup>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沒有及時提供軍事情報是不對的，但原因在於他們年輕，沒有經驗。至於中國對朝鮮作戰的建議，蘇聯同意立即將人民軍主力北撤，建立起漢城防線。但是，對於周恩來提出的中國出兵的問題，史達林沒有任何回應。<sup>53</sup>周恩來只好建議金日成集中兵力確保三八線，「堅持自力更生，長期奮鬥的總

<sup>50</sup> 旅順基地與史達林關於朝鮮戰爭決策的關係，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43-146。

<sup>51</sup>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7, л.156-157, 158, 159-160, 161-162, 163-164.

<sup>52</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23-126,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6-108.

<sup>53</sup>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542-545。

方針」。<sup>54</sup>9月21日，劉少奇再次向羅申表示，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革命還沒有結束」，如果美國在朝鮮占了上風，「中國有義務幫助朝鮮同志」。<sup>55</sup>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問題同時，周恩來也詢問了朝鮮的意見。9月19日，周恩來召見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Yi Chu-yon)，向他講述了前一天與羅申談話的同樣內容，並進一步問，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後，「朝鮮政府下一步對中國政府有什麼要求」。<sup>56</sup>第二天，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彙報了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並解釋說，中朝之間有過一個約定，即如果敵人在後方登陸，中國人將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接著金日成問什特科夫，應如何答覆中國人。在蘇聯大使一句「無可奉告」的外交辭令後，金日成立即說，中國軍隊很優秀，有作戰經驗，但在大量美國飛機不間斷地狂轟亂炸的環境下，他們將會有何表現也很難說。在場的朝鮮人都隨聲附和說，「如果讓中國軍隊到朝鮮參戰，而沒有空軍為其提供空中掩護，那麼，戰鬥依然會相當艱難」。外務相樸憲永(Pak Hon-yong)則明確表示「希望能讓中國參與在朝鮮的戰爭」。因為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對這一問題避而未答」。<sup>57</sup>

9月21日，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如何答覆周恩來的提議。樸憲永、最高人民議會議長金科奉(Kim Doo Bong)和內務相朴一禹(Pak Il-u)都認為，朝鮮明顯無法憑藉自身的力量打敗美國人，因而必須請求中國政府派軍隊進入朝鮮。但金日成發言說：「我們所要求的武器，蘇聯都給我們了，我們憑什麼去向中國人求助呢？」他相信，「蘇聯和中國是不會允許美國人完全佔領朝鮮的」。最後，金日成建議「暫且不要通過關於請求中國政府提供援助的決議，而是先給史達林同志寫封信，就是否請求中國軍隊援助的問題諮詢一下他的意見」。金日成強調，「如果不請示蘇聯就擅自請求中國軍隊幫助，蘇聯就可能抱怨說，難道我們用顧問和武器來援助朝鮮還不夠嗎？」還說，如果朝鮮加速組建一支新部隊，就不必求助中國人了。會議討論的結果

<sup>54</sup>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頁311-312。

<sup>55</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3-135,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9-111.

<sup>56</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1,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9.

<sup>57</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5, л.86-88.

是沒有通過任何決議。<sup>58</sup>金日成現在完全是看史達林的臉色行事，而不到最後關頭，即敵軍沒有突破三八線，史達林是儘量不讓中國參戰的。9月26日史達林派往朝鮮的軍事代表請示，運到朝鮮的3400輛汽車沒有足夠的司機，爲了解決運輸問題，「可否建議金日成請求中國朋友向朝鮮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機」。4天以後史達林答覆：「你們可以這樣向金日成建議，只是不要說這是莫斯科的意思。」<sup>59</sup>這表明，史達林已經開始考慮要中國出面的問題了。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漢城可能已經陷落，人民軍主力部隊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斷，並失去了聯繫。金日成擔心敵軍會越過三八線，而朝鮮已無法組建新的部隊進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史達林的信，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同時也起草了給毛澤東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們現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同日夜晚，金日成來了求援信，懇求史達林給予「直接軍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國際志願部隊」。<sup>60</sup>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莫斯科終於爲中國軍隊開放了綠燈。10月1日史達林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方式入朝參戰，在三八線以北地區組織防禦。史達林還故作神秘地說：「我沒有向朝鮮同志談過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談。但我並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後將會很高興。」<sup>61</sup>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電。但是，這一主張在中共領導人的會議上受到質疑，毛澤東不得不答覆莫斯科：中國暫不出兵，有關問題將再行討論。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極力主張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戰的決議。隨後，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式成立，部隊進入了戰前的最後準備階段。<sup>62</sup>儘管

<sup>58</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5, л.89-91.

<sup>59</sup>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103-106, 101。其實，在史達林答覆前，金日成已經向中國提出了要求。9月29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轉告金，同意為朝鮮募集數百名朝鮮籍司機。《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頁345。

<sup>60</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46-49, 41-45.

<sup>61</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97-98.

<sup>62</sup>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79-190。

出兵的決定已經做出，但中國領導人的猶豫和擔心也是有道理的。關於出兵的時機，如果說在仁川登陸前中國軍隊可以協助防守後方，從而保障人民軍主力在前線取勝；仁川登陸後中國軍隊可以在三八線建立一道防禦線，從而阻止敵軍繼續北進的話，那麼到 10 月初人民軍主力喪失殆盡、三八線已被突破的時候，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良機已不復存在。難怪麥克阿瑟(D. MacArthur)在威克島信誓旦旦地向杜魯門保證，此時中國絕不會出兵朝鮮，否則，「對他們來說，那將是一次最大的屠殺」。不過，麥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即中國投入地面部隊，蘇聯出動空軍，「進行聯合作戰」。<sup>63</sup>這恰恰就是當時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所期待的。

從作戰角度講，與美軍相比，中國軍隊最大的弱點就在於武器裝備落後和沒有空軍支援，而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並在 10 月 2 日的電報中告知了史達林。<sup>64</sup>如果說因這封電報沒有發出而史達林不知其內容的話，那麼從其他管道傳遞的資訊應是十分明確的。10 月 7 日，史達林派駐朝鮮的私人代表馬特維耶夫(Matveev)報告：朴一禹已於 10 月 5 日從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間受到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兩次接見，談話持續時間長達 10 個小時。毛澤東說，我可以盡力幫助朝鮮，但就是不能派出軍隊。原因在於，第一，中國出兵勢必把蘇聯也拖入戰爭，而這將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二，中國軍隊雖然人數眾多，但沒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空軍和海軍。<sup>65</sup>毛澤東對蘇聯人的談話就更直接了。10 月 6 日毛澤東與羅申談話時說，他對史達林提出中蘇兩國共同打擊美國的說法感到十分欣慰，並強調，如果要打，就應該立即動手，他在剛剛結束的政治局會議上也是這麼說的。說到中國出兵的問題，毛澤東強調，中國軍隊的技術裝備非常落後，「完全指望蘇聯的援助」。談話中，毛澤東「特別關注的是空軍問題」，他指出，中國出兵「必須要有空軍部隊」，其任務在於掩護派到朝鮮的中國地面部隊；參加前線的作戰行

<sup>63</sup>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Washington D.C.: GPO, 1976), 954-955; Papers of DA, 1950.10.15,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Box 67, Truman Library.

<sup>64</sup>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頁 540。

<sup>65</sup>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05-706.

動；掩護中國重大的工業中心。毛澤東最後說，爲了彙報中國的有關情況和全部想法，他必須立即派周恩來和林彪前往蘇聯。<sup>66</sup>由此可以斷定，周恩來赴蘇談判之前，史達林對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月8日，毛澤東分別正式通知金日成和史達林，中國已決定組成志願軍援助朝鮮，部隊大約在10月15日開始入朝。隨之，莫斯科與平壤之間又互通了消息。中國終於決定出兵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金日成高興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對中國軍隊在朝鮮集結的時間、地點和方式都做了安排。<sup>67</sup>但這一切來的似乎不是時候，史達林此時對蘇聯空軍出動的問題已經另有考慮了。

## 六、史達林拒絕為志願軍提供空軍掩護

10月11日，周恩來等人經莫斯科飛抵高加索黑海邊史達林的休養地，並於當天下午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周恩來介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出兵援朝問題的情況，說明中國出兵將面臨巨大的實際困難，強調需要蘇聯提供武器裝備和空軍支援。史達林指出：可以完全滿足中國所需要的飛機、坦克、大炮等軍事裝備，但是，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能出動。反復討論以後，雙方認爲，既然大家都未做好準備，只好放棄朝鮮，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會後，史達林、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指出：如在一個月內不用相當數量、裝備精良的部隊提供直接援助，那麼由於三八線以北的朝鮮軍隊無力支撐，朝鮮將被美國人侵佔。因執行掩護任務的空軍至少2個月後才能到位，裝備和培訓中國部隊至少需要6個月，而那時援助朝鮮已無意義，故決定中國不再出兵。電報最後說，等待毛澤東做出決定。<sup>68</sup>

<sup>66</sup>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26-128,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106-107; 沈志華,《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檔》，頁588-590。

<sup>67</sup> 〈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頁3-4;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3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107-108;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11;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12-713.

<sup>68</sup>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頁495-498; 〈毛澤東談中國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

周恩來之所以接受中國不出兵的意見，顯然是因為蘇聯沒有完全滿足中國的出兵條件，而這一點應該是毛澤東已經答應彭德懷並事先與周恩來商定的。彭德懷 10 月 9 日在瀋陽召集了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議，說明當前形勢及中央意圖。雖「各項準備不很充分，但為爭取時間」，仍決定先派兩個軍於 10 月 15 日開始出動。討論中也提出了許多問題，其中特別講到空軍問題，以至會議尚未結束，彭德懷和高崗便向毛澤東發急電詢問：「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負責指揮？」在會後發出的電報中還提到：「陸空聯絡尚未規定，據說須經軍委規定，請即速辦理」。志願軍總部很多領導人都認為，在沒有空軍配合的情況下出兵，弊多利少，故提出「三兩月內新的裝備確有保證(尤其是空軍能夠出動)，則可按原計劃進行。否則，推遲出動時間的意見是很值得考慮的」。<sup>69</sup>這足以表明，中國軍隊出動前是得到過有空軍掩護的許諾的，只是具體方式和時間尚不清楚。現在周恩來沒有從史達林那裡得到任何確實的保證，自然便同意放棄朝鮮的意見了。而史達林此時做出的推遲出動空軍的決定，則有著更加縝密的思考。

史達林說蘇聯空軍沒有做好準備明顯是一種託辭，因為不僅集結在瀋陽地區的別洛夫航空師早已整裝待命，而且就在十幾天前華西列夫斯基還向史達林報告，準備從濱海邊疆區調往平壤的第 32 殲擊航空師第 304 團和兩個高炮營及其他輔助部隊，只要 5-6 天便可以到位，並於 10 月 3 日「開始執行保衛平壤的戰鬥任務」。<sup>70</sup>史達林在 10 月 11 日明確表示蘇聯空軍不能與中國陸軍同時出動的真正原因，分析起來大概有三點：

第一，史達林一向嚴禁蘇聯軍隊在前線與美軍發生直接衝突，儘管可以

---

定》，頁13-14；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94-107;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34-135,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108-109, 並參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92-197。

<sup>69</sup> 〈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頁4；王焰等編，《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404；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41。

<sup>70</sup>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81-82.由於朝鮮局勢急劇惡化，該項任務未執行。

在後方提供空中掩護。10月2日晨史達林得到報告：南朝鮮先頭部隊已經越過三八線。<sup>71</sup>這就是說，朝鮮北部即將成爲戰區。史達林由此變得更加謹慎了，他不願顯示出任何蘇聯將與美國直接和公開對抗的跡象。莫斯科對美機空襲蘇聯邊境機場的反應充分說明了這一點。10月8日，兩架美國戰鬥機侵入蘇聯濱海地區領空作低空飛行，並對距邊境100公里的一個軍用機場進行機槍掃射，造成7架飛機被毀。對此，蘇聯不僅沒有任何軍事方面的反應，甚至在外交抗議被退回時，莫斯科竟採取了默不作聲的態度。<sup>72</sup>可以想見，當北朝鮮正在變爲前線的關鍵時刻，周恩來跑來要求蘇聯明確表態出動空軍入朝作戰，史達林自然會採取推脫的態度。

第二，史達林對於中國出兵作戰的決心及取得勝利的前景持懷疑態度。在美國軍隊尚未越過三八線時，史達林極力鼓動中國出兵，並表示願意出動空軍給以協助，以便穩定朝鮮戰局。但是，當美軍已經越過三八線繼續向北推進，而中國在出兵問題上又顯得猶豫不決時，史達林便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在那個時候，因爲中國動動搖搖，史達林也就洩氣了，說算了吧！」<sup>73</sup>史達林表示蘇聯空軍晚兩個月出動，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國軍隊是否能在朝鮮站住腳，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給莫斯科留下一個迴旋餘地。

第三，史達林還寄希望於通過秘密外交管道和平解決問題。在三八線將被突破的危急時候，9月27日正在紐約的蘇聯外長維辛斯基(A.Ia. Vyshinskii)電告，一位親蘇的美國企業家蘭開斯特(Lankaster)向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與美國國務卿的助手或駐聯合國大使會晤，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方式。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當天便召集會議並做出決議，同意與美方接觸，聽取他們的意見。<sup>74</sup>隨著局勢進一步惡化，蘇聯又採取一個行動。10月4日，聯合國秘書處的一位蘇聯工作人員邀請挪威駐聯合國代表共進午餐，

<sup>71</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7, л.185-186.

<sup>72</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02-103.關於這一事件的詳細情況，見沈志華，〈史達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長春，2007)，頁62-65。

<sup>73</sup> 〈毛澤東談中國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頁13-14。

<sup>74</sup>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86-87, 84-85.

希望他作為中間人向美國政府傳話：如果麥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線止步，蘇聯將勸說北朝鮮人放下武器，並允許聯合國委員會進入北朝鮮主持大選。<sup>75</sup>顯然，如果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國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機也會過去，而蘇聯就沒有必要再冒險與美國開戰了。

接到黑海來電後，毛澤東陷入了極度思考之中。10月12日下午3時30分，毛澤東收到史達林和周恩來的電報，第一反應是：「同意你們的決定」。晚10時22分，毛澤東再電告知，中國軍隊尚未出發，已下令「停止執行進入朝鮮的計畫」。史達林接著便致電平壤，將黑海會談的結果通知金日成，並要他立即組織撤退。<sup>76</sup>其實，毛澤東的態度並不像他電報中說得那樣堅決，他給彭德懷等人的指示實際是：「10月9日命令暫不實行」，部隊「暫不出動」，還要彭、高二人來京一談。<sup>77</sup>毛澤東之所以沒有把真實想法全部告訴史達林，也許是對繼續堅持出兵的主張能否再次被中國領導人接受沒有把握。但是，經過1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後，毛澤東可以向史達林表示中國的決心了。

會議剛剛結束，10月13日21時毛澤東即刻召見羅申，並宣佈：中共中央經過再次討論決定，「我們應當幫助朝鮮人」。<sup>78</sup>此前金日成已經接到史達林關於撤退的通知，雖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執行。莫斯科得到報告說，平壤的政府機關和外交使團從8日已經開始撤離，但組織混亂，情緒低落，並對蘇聯未能及時給予幫助頗有怨言。<sup>79</sup>於是，史達林緊急電告金日成：「鑒於中國同志作出了這個新的決定，請把昨日發給您的電報中提出的對北朝鮮進行疏散以及朝鮮軍隊向北撤退的時間先往後拖一拖。」<sup>80</sup>14日凌晨收到羅申關於中國出兵的補充報告後，史達林再次告訴金日成：「此前通

<sup>75</sup> *FRUS*, 1950, Vol.7, pp. 877-878.

<sup>76</sup>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40, 141, 142-143,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109-110.

<sup>77</sup> 〈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頁5-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頁552-553。

<sup>78</sup>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45,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110-111.

<sup>79</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3;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4, л.136-140.

<sup>80</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75.

知您的關於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時提出的建議應予撤銷」。不過，羅申的補充報告特別指出了空軍問題。毛澤東說：「我們的同志以前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們對國際局勢問題、蘇聯的軍事援助問題、空中掩護問題還不清楚。現在，所有這些問題都已經清楚了。」「主要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能夠掩護我們的空軍。我們希望空軍能夠儘快到達，無論如何不遲於兩個月。」毛澤東還提到，希望能以貸款的方式得到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周恩來必須與史達林重新討論這些問題。<sup>81</sup>

毛澤東在 13 日 22 時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把中國再次決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講得更清楚：第一，中國軍隊入朝後只與南朝鮮軍作戰，建立根據地，以振奮士氣，待蘇聯志願空軍和武器裝備到達後，再打擊美軍；第二，爭取用租借辦法解決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問題；第三，務必要求蘇聯在兩個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14 日 3 時，毛澤東再次發電叮囑周恩來：主要問題在於兩個月內蘇聯是否確實能派出前線的志願空軍及後方各大城市的掩護空軍；武器裝備是否可以用租借辦法解決。14 日 21 時，毛澤東電告周恩來，已決定 10 月 19 日出動 12 個步兵師、3 個炮兵師共 26 萬人入朝，並要他立即通知史達林。鑒於平壤告急，10 月 15 日凌晨毛澤東又決定志願軍提前出動，即 17 日和 18 日分別出動一個軍，10 天左右全軍渡江完畢。<sup>82</sup> 毛澤東最後的決心已下定，並一再指出，這裡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蘇聯空軍的出動。中國人的立場和要求迫使史達林不得不明確表態了。

此時周恩來已返回莫斯科，並於 14 日致函史達林，轉告了毛澤東的意見，還特別提到了「蘇聯志願空軍」與中國志願軍在作戰時的指揮關係問題。<sup>83</sup> 莫洛托夫大概是沒有弄清史達林的實際意圖，便籠統地答應蘇聯可以先出動 16 個團的噴氣式殲擊機掩護中國軍隊。當周恩來進一步提出「可否繼續出動轟炸機至朝鮮配合中國軍隊作戰」等問題時，史達林卻明確表示，蘇聯空軍即

<sup>81</sup> АИРФ, ф.45, оп.1, д.347, л.77; д.335, л.1-2.

<sup>82</sup> 〈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頁6-7，頁7-8，頁8，頁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頁564。

<sup>83</sup>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頁404-405。

使出動也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願軍入朝作戰。<sup>84</sup>這不啻往中國領導人頭上澆了一盆冷水，毛澤東 17 日急電彭德懷、高崗進京議事，並將出兵日期推遲。經過 18 日會議的討論，中國決定，仍於 19 日出兵朝鮮。<sup>85</sup>毛澤東最終決斷說：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就算打不過美國也要打，他總是欠我們一筆賬，我們什麼時候想打，就可以再打。<sup>86</sup>

## 七、蘇聯空軍飛越鴨綠江投入戰鬥

其實，莫斯科並沒有袖手旁觀，史達林在任何時候都做好了兩手準備。就在中國決心孤軍奮戰的時候，蘇聯空軍也在緊張地整編和集結。按照軍事部的命令，自 10 月 14 日起蘇聯空軍相繼組建了第 144、第 17、第 328 和第 20 殲擊航空師，準備前往中國。10 月 19 日，即中國出兵的當天，華西列夫斯基報告了將派往中國的空軍和坦克兵的準備情況和具體時間：11 月 3 日前，已經部署在東北的第 151 殲擊航空師將擴編為兩個師；11 月 28 日前，新組建的 4 個殲擊航空師完成在瀋陽集結並於 12 月 15 日前進入戰備狀態；11 月 30 日前，從各軍區調集的 10 個坦克團到達瀋陽；12 月 1 日前，新組建的 3 個強擊航空團在瀋陽完成集結。蘇軍總參謀部負責此次組建和集結活動。10 月 24 日，即志願軍入朝後的第一次戰役打響的前一天，各空軍師和坦克團的組建工作結束，並陸續開始按計劃發運中國。<sup>87</sup>

儘管做了充分準備，但蘇聯空軍部隊並沒有接到作戰命令。駐華軍事顧

<sup>84</sup> 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頁502；〈毛澤東談中國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頁14、頁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卷上，頁86-87。

<sup>85</sup> 〈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頁11。

<sup>86</sup> 王焰等編，《彭德懷傳》，頁47；彭德懷關於高崗問題的一次談話，1955年2月8日，彭辦主任王焰抄記，未刊。筆者對於毛澤東出兵動機的分析，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於朝鮮戰爭》，頁278-287。

<sup>87</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54, 15-18, p. 174.

問柯拉特科夫(Kratkov)後來接受採訪時的說法是可信的：史達林對毛澤東還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給空軍部隊下達作戰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國軍隊真正開始戰鬥。<sup>88</sup>直到 10 月 25 日志願軍與聯合國軍的遭遇戰開始後，史達林才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是民族主義者，不是「親美分子」。<sup>89</sup>於是，10 月 29 日，蘇聯顧問通知周恩來，莫斯科已同意蘇聯空軍「在安東擔任防空」，並可飛越中朝邊境，還答應 10 天后將基地從瀋陽移至安東。<sup>90</sup>11 月 1 日，蘇聯空軍第一次在鴨綠江上空投入了戰鬥。這一天，別洛夫航空師的米格 15 飛機從瀋陽和鞍山兩個機場各起飛 8 個架次，在安東—新義州(Andong-Sinuiju)上空擊落了 2 架美國 F-82 飛機，高射炮還擊中了 2 架。蘇方在空戰中沒有損失。<sup>91</sup>在 11 月 1-12 日的最初幾次戰鬥中，共擊落美國飛機 21 架，其中包括 2 架 B-29 戰略轟炸機。<sup>92</sup>

11 月 2 日，總參謀長什捷緬科(S.M. Shtemenko)向史達林詳細報告了志願軍各部隊不斷發起進攻並取得勝利以及第二梯隊(第 9 兵團)3 個軍將陸續調往東北的情況，11 月 6 日的報告進一步說明了聯合國軍損失慘重而志願軍順利進展的情況。<sup>93</sup>這更增加的史達林的信心，他於 11 月 15 日通知中國，蘇聯準備向別洛夫師增派 120 架米格 15 殲擊機，並由此成立軍一級的指揮機構(第 64 殲擊航空軍)，還提出在安東附近再增建一個機場。11 月 20 日，蘇聯部長會議做出決議，向中國境內派遣第二批空軍部隊。<sup>94</sup>按照計畫安排，除已在中國的第 151 殲擊師和在鞍山新組建的第 19 殲擊師外，從 11 月到次年初，將

<sup>88</sup> Viktor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2:4 (December, 1999), 13-14.

<sup>89</sup> 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有親身體會的。見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а, д.1, л.423, л.19,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с.95; 《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卷下，頁302。

<sup>90</sup>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頁427。

<sup>91</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71-72.

<sup>92</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8, л.25-26.

<sup>93</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8, л.4-5, 12-13.

<sup>94</sup> 《周恩來年譜》卷上，頁97；《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頁498；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16；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89；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67-169.

有 12 個殲擊機師、2 個強擊機師、2 個轟炸機師陸續進入中國，分別部署在東北及北京、上海、青島、廣州等中心城市周圍。<sup>95</sup>

11 月 30 日蘇軍總參謀部報告：軍指揮機構人員已經全部抵達瀋陽，各航空師已陸續到達或在調運途中。此外，計畫供應中國的火炮、彈藥、汽車及其他裝備也陸續開始啓運，有些已經運抵目的地。至 12 月 4 日前，派往中國的空軍部隊已有 11 個殲擊機師(第 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 師)，2 個轟炸機師(第 162、186 師)，以及第 64 殲擊航空軍指揮機關、第 6 飛行技術學校的部分人員，共計將軍 5 人，軍官 5058 人，部隊官兵總數達 17950 人。與此同時，為組建中國空軍，已移交給中國各種飛機 1653 架，其中殲擊機 900 架，強擊機 117 架，轟炸機 132 架，教練機 412 架，運輸機 44 架，通訊機 56 架。此外，還有各種車輛 1871 部。<sup>96</sup>

第 64 殲擊機航空軍 1951 年 1 月 9 日的報告全面反映了蘇聯空軍最初兩個月投入戰鬥的情況：執行作戰任務的部隊有 1950 年 8 月 11 日進駐瀋陽、鞍山和遼陽機場的第 151 師，11 月 1 日進駐遼陽機場的第 28 師，11 月 20 日從上海移師鞍山的第 50 師，共 6 個殲擊機團，每團各有 30 架米格 15 飛機。11 月 27 日，這三個師合併為第 64 殲擊機航空軍。為了接近戰鬥地區，12 月 3 日和 25 日，第 50 師的兩個團分別調入安東機場。從 9 月 3 日起，各部隊開始實行每日戰鬥值勤。蘇聯空軍最初的任務只是防止美國空軍對中國境內目標的空襲和偵察，特別是保護鴨綠江大橋和安東電站的安全，因此規定，所有殲擊機不得越過鴨綠江。考慮到這條禁令對實際作戰十分不利，且難以執行，部隊於 11 月 6 日接到新命令，作戰時可以進入朝鮮領空。12 月 3 日，以安東為基地的第 50 師進一步領受了新的任務——「保護北朝鮮中國志願軍的後方」，特別是從鴨綠江到清川江(Chongchon R.)的交通線。此外，這些部隊以及後續各師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幫助組建和培訓中國空軍。在蘇軍的幫助下，中國空軍第一支殲擊機部隊(第 4 師)於 12 月 12 日完成組建，

<sup>95</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56, л.231.

<sup>96</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 181-183, 130-132.

並由蘇聯飛行員負責他們的實戰訓練。在兩個月的戰鬥中，蘇聯空軍 3 個師共出動飛機 1079 架次，擊落敵機 68 架，其中 B29 戰略轟炸機 12 架，蘇方僅損失飛機 9 架、犧牲飛行員 7 人。自蘇聯飛機騰空以後的整個作戰時期，敵機再無一架接近中國境內被保護的目標及安東渡口和電站。不過，由於當時在中朝邊境只有一個機場，蘇聯駐軍兵力有限，以及雷達和通訊設備缺少等原因，朝鮮境內志願軍後方交通線未能得到有效保護。<sup>97</sup>

1951 年春天中國空軍參戰後，朝鮮後方及志願軍的補給線得到了進一步保障，而 6 月初廟溝機場投入使用後，蘇聯空軍在安東地區部署的兵力增至兩個師，「極大地提高了殲擊機的作戰機動性，並迫使敵空軍減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區的活動」。<sup>98</sup>此後便形成了後來人們常說的鴨綠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sup>99</sup>然而，史達林規定的蘇聯飛行員只能掩護後方而不得進入前線作戰的禁令始終沒有破除。在空戰中，莫斯科為第 64 航空軍限定了作戰範圍，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Pyongyang — Wonsan)一線，東西兩側不得超越海岸線。按照別洛夫的說法，這是「我們的戰鬥指導原則，必須嚴格遵守」，雖然這種限制性規定導致米格飛機不能充分發揮其良好性能。<sup>100</sup>史達林給在華蘇聯軍事總顧問的指示更明白：「絕對必要」的是，「中國人在前線只能靠自己的空軍」。<sup>101</sup>

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蘇聯空軍通過換防，先後派出 10 個航空師和 4 個高炮師參戰。航空師共實施戰鬥起飛 64300 架次，飛機滯空時間長達 49449 小時，空戰 1872 次，擊毀敵機 1106 架，自身損失飛行員 120 人、飛機 335 架。高炮師擊毀敵機 153 架，自身陣亡 68 人，損失高炮 6 門、探照燈 1 台。此外，中朝聯合空軍投入作戰的有 10 個航空師(中國 7 個、朝鮮 3 個)，共實施

<sup>97</sup>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3543, д.95, л.138-147; д.67, л.1-6.

<sup>98</sup> 參見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62-65;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61-63;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3543, д.100, л.168-172;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3543, д.73, л.22-69.

<sup>99</sup> 關於美蘇空戰的情況，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268-277。

<sup>100</sup>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4045, д.49, л.38-41.

<sup>101</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47. 按照約定，平壤—元山線以南及東西海岸線以外為中朝聯軍作戰區域。

戰鬥起飛 22300 架次，空戰 366 次，擊毀敵機 271 架，自身損失飛行員 126 人、飛機 231 架。<sup>102</sup>

## 八、結 論

朝鮮戰爭是莫斯科點燃的一把火，史達林想的是在緊要關頭讓毛澤東爲他火中取栗，並承諾出動蘇聯空軍給予援助。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疑慮，史達林在聯合國軍沒有突破三八線時，不願讓中國插手朝鮮事務，以免損害蘇聯經過戰爭控制朝鮮半島的戰略目標。而在危機真正來臨的時候，又背棄承諾，使中國處於尷尬的境地。朝鮮在危機時刻能夠指望的只有來自中國的援助，但金日成既不信任毛澤東，又擔心史達林的猜忌。沒有莫斯科的首肯，他甚至不敢答應中國一再提出的出兵要求，從而錯過了取得戰爭勝利的最佳時機。

中國希望早日出兵朝鮮，儘快結束東北邊境地區的戰爭狀態，但由於史達林和金日成的猜疑而未能如願。中國出兵的保證條件是蘇聯提供武器裝備和空軍支援，在朝鮮戰局惡化的條件下，毛澤東擔心蘇聯出爾反爾，因此在黑海會談時提出以蘇聯空軍出動爲先決條件，反而更增加了史達林的疑心。如果毛澤東同意了黑海會談的決定，那麼不僅朝鮮將被美軍佔領，使中國安全面臨威脅，中蘇同盟亦將名存實亡。考慮到中國當時所處的惡劣環境及其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責任，毛澤東決心孤注一擲、背水而戰，終於化解了危機，使中、蘇、朝重新聯手抗敵。因此，中國出兵是中蘇同盟得以從書面成爲現實的關鍵性一步，也是蘇聯出動空軍援助朝鮮的前提。唯其如此，中、蘇、朝在戰爭中的聯盟才得以建立。

總之，中國軍隊入朝作戰與蘇聯空軍的出動的問題始終糾纏在一起，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考察充分反映出中、蘇、朝三者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同盟關係——他們相互依賴、利益相關，同時又互不信任，心存疑慮。在中國出兵

---

<sup>102</sup>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280-283.

之前，莫斯科對北京一直懷有戒心，而金日成對史達林則是言聽計從；中國出兵以後，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變：中國成爲這一聯盟的先鋒和主力，而在北京與平壤不斷發生的分歧和衝突中，莫斯科基本上都支持了中國的立場和主張。<sup>103</sup>中、蘇、朝三角同盟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以蘇聯盟國的角色加入冷戰，其結果無疑是把美蘇對抗的前沿陣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遠東地區的態勢驟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不再是美蘇冷戰的中間地帶，於是臺灣和日本的戰略地位便凸現出來，由此導致了美國對遠東乃至整個亞洲政策的定向。在朝鮮戰爭初期形成的蘇中朝同盟，進一步使美國明確了在東亞的集體安全政策，並把兩大陣營在亞洲的對抗推向了高潮。美國在決定介入朝鮮戰爭、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同時，迅速確定了對日和約的新方針——把日本作爲反共同盟國及早實現單獨媾和。於是，從中蘇同盟條約開始，中經朝鮮戰爭爆發，到對日和約簽訂，冷戰在遠東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後一個音符。蘇聯拉住中國和朝鮮，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戰線，而美國則把韓國、日本和臺灣糾集在一起，構築了東亞地區的共同防禦體系，遠東冷戰的格局從此定型。

---

<sup>103</sup> 詳見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北京，2000)，頁28-39；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9-24.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文獻：

1. 《周恩來選集》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冊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5.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6. 〈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1950.10.8-19)〉，《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北京，2000)，頁3-12。
7. 〈毛澤東談中國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北京，2000)，頁13-14。
8.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 ф.059а, оп.5а; ф.0102, оп.6.
9. 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 ф.3, оп.65; ф.45, оп.11; ф.45, оп.1.
10. 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ф.558, оп.11.
11. ЦАМО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 ф.5, оп.918795; ф.16, оп.3139; ф.64.иак, оп.173543; ф.64.иак, оп.174045.
12.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 -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13.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50год,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14.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е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15.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16. Fiche 22, Item 100, NIE 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S..
17. Folder: PSF Intelligence File, NIE-55/1, Truman Library.
1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Korea.* Washington D.C.: GPO, 1976.
19. Papers of DA, 1950.10.15,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Box 67, Truman Library.

## (二)研究論著：

1.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F. 斯通著，南佐民等譯，《朝鮮戰爭內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 Gobarev, Viktor.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2:4 (December, 1999), 1-53.
4. Goncharov, Sergei,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Hallidy, Jon. "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 in William J. Williams, eds. *A Revolutionary War :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3), 149-170.
6.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Eulyoo Publishing Co., 1991.
7. Mansourov, Alexandre Y.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6-7 (Winter 1995, 1996), 94-107.
8. 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9-24.
9. Zhang, Xiaoming. *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2002.
10.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 //Огонёк, 1993, №26.
11.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12. 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 1949-1952,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5.
13. 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3.
14. 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15. 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ПЭ, 2000.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卷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7. 王焰等編，《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18. 沈志華，〈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成敗〉，《二十一世紀》，2000年第10期(香港，2000)，頁81-94。
19. 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動關係〉，《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北京，2005.09)，頁172-188。

20. 沈志華，〈史達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北京，2000)，頁51-65。
21. 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北京，2000)，頁69-74。
22. 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北京，2000)，頁28-39。
23. 沈志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24.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修訂本。
25. 逢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北京，2000)，頁36-40。
2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三) 回憶史料：

1.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3.
2. 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3. 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4. 赫魯雪夫，張岱雲等譯，《赫魯雪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o-Soviet-North Korean Triangular Alliance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Korean War:

A Study Based on Declassified Archives in China and Russia

Shen, Zhi-hua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ld War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oviet air forces in the war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China's and the Soviet Union's joint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o-Soviet-North Korean triangular alliance. Recently declassified archives in China and Russia have provided a great amount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historians to uncover the mystery surrounding the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Korean War, the American intervention compelled the Chinese and Soviet leaders to contemplate the possibility of sending Chinese forces to intervene the war. Stalin had promised to send Soviet air forces to cover Chinese ground forces, without, however, specifying the timing and method of dispatching Soviet forces. Before the American forces' landing on Incheon, Mao Zedong had wanted to send the Chinese forces with an aim of ending the war as soon as possible. However, Stalin did not want to use the Chinese troops in hurry, partly because it involved the Soviet commitment to dispatch air forces and the Sovie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North Korea. At the crucial moment when the American forces crossed the 38th parallel, Mao Zedong wished to send out Chinese troops immediately. However, Stalin worri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the Soviet leader was suspicious of Mao's sincerity in sending Chinese troops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ness of doing so. Therefore, Stalin refused to dispatch the Soviet air forces. However, after Chinese troops entered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onfronted directly the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troops, Moscow dispatched air forces to join the battle, which not only protected Chinese territorial air space, but also provided cover for the rear of the Chinese troops. One of Stalin's unyielding principles, however, was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who would cross the Yalu River or not, the Soviet air forces would only act in the rear area and not involve themselves in frontier battles. It can be shown from the process of China's sending out troops and the Soviet air forces' joining the war that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North Korea were extremely delicate, and that the basis of such a triangular alliance was quite weak.

**Keywords: The Korean War,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oviet Air Forces,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the Sino-Soviet Alliance**